

初 永
祖 平

狩野白堂述
學道用心集辨註

全

特35
902

東 京 圖 書 館				
五				
部	類	函	架	號
冊				
新書門				

019383-0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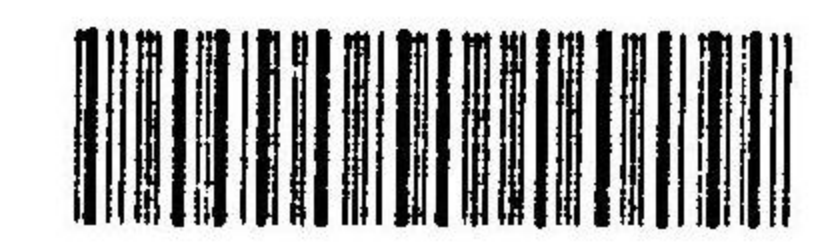
特35-9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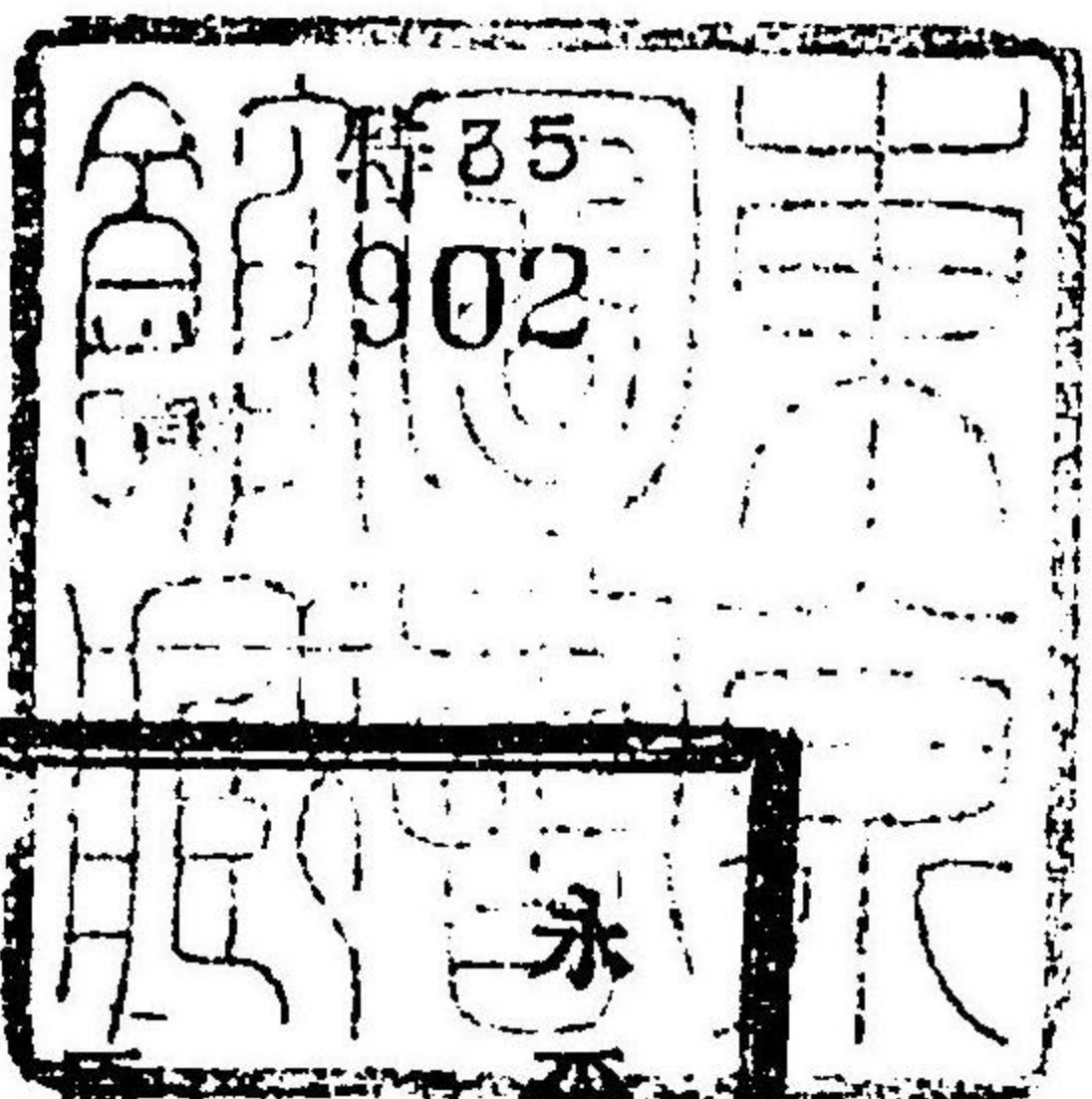
學道用心集辨註

狩野 逸郎/著

M16.3

ABG-0083





永平初祖學道用心集辨註

白堂狩野逸郎述

原本單題學道用心集後來添永平初祖四字暫隨今
題九字釋名題者永平初祖學道用心八字別題集一
字通題初八字局此一書故云別題後一字通諸書故
云通題依七種立題例則以人法爲名也永平初祖人
學道用心法永平雖是寺號以其棲身地同屬人如曹
溪青原洞山及歷代祖師以其所住山號寺號名其人
也永平者高祖承陽大師入宋得法歸朝後於宇治興
聖寺初開禪法時越前國司波多野義重於同國吉田

郡志北庄建精舍山號吉祥寺號大佛延師爲開山祖
後改永平寺蓋取于漢明帝永平年代佛法東漸義以
表正傳佛法始入我朝也 朝廷特以師法道盛于彼
地陞爲官寺充曹洞出世道場終稱一宗總本山也初
祖者曩祖義指創業者猶如世人以家世初稱先祖也
而宗門稱祖師者傳燈錄云期城大守楊街之問達磨
大師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磨曰明佛心宗
行解相應名之曰祖佛心宗稱謂高祖大師於正法眼
藏佛遺卷委曲辨之今宗之一字
暫交換印初祖者示三國傳燈之端由也西天佛以正
法眼藏傳摩訶迦葉故以迦葉尊者爲初祖神丹菩提

達磨單傳心印故以達磨大師爲初祖我朝承陽大師
以正法眼藏傳付日東故兒孫以大師稱初祖又稱高
祖大師諱希玄後改道元姓源氏村上天皇九代裔中
書王八世胤亞相久我通親子正治二年誕建曆二年
登叡山依良顯法師建保二年見建仁寺榮西禪師聞
教外旨貞應二年入宋見天童如淨和尚契悟淨付以
洞上宗旨歸朝開法于城南深草平副帥時賴招以建
長寺不就乃如越州構精舍而居名曰永平寺叢規一
則太白建長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告衆書偈化壽五十
四明治十三年敕謚承陽大師本朝宗門大師號始也

學道者、四十二章經云沙門學道當持其心、用心者、華嚴經淨行品云佛子云何、用心、獲一切勝妙功德、蓋取意、二經語名、學道用心、以示學佛道者、平生行履也、集者、結集義、傳持、後來欲令無遺失、依按名題、似非高祖自編、集之大第子集、時時垂示、語安、今題号、歟、謹閱、其本文高祖爲學者示十種、條目、每條以事之一字區分、是和文典例也、如右、字以下文解釋、條目大意也、此十條非一時垂示、語故有記年月日時、又有不記、雖然、十章連續、自示學者自淺到深、進修要路、此中闕一、不可到佛地也、一曰、可發菩提心事、是示最初發心、因起信

論所謂信成就發心也、又則示轉法輪也、二曰、見聞正法、可修習事、是示發心已後、可必起解行、起信論所謂解行發心也、又則勸轉法輪也、三曰、佛道依行、可修證事、是示依行必有證果、起信論所謂證發心也、又則證轉法輪也、是隨順先佛世尊、三轉法輪、規則欲令信解行證、各無差謬也、四曰、用有所得心、不可修佛法事、是示不可心外求法、所謂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也、五曰、參禪學道、可求正師事、是示學道有正邪、所謂依師離四病也、六曰、參禪可知事、是示古德先轍、所謂古教照心也、七曰、修行佛法、欣求出離人、可須參禪事、是示決擇

生死大事、必在禪門、所謂三世諸佛入道門、又則十方
婆伽梵一路涅槃門、此中間四章、則示左右前信解行
證、脫體現成、八曰禪僧行履事、九曰可向道修行事、十
曰直下承當事、此三章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自家本
分事、於前七章、不有自由分、何得後三章作略乎、所謂
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初三章正中偏、次四章偏中正、第
八章正中來、第九章兼中至、第十章兼中到、三疊五變、
要唯原發菩提心、結歸直下承當、是則正偏回互、推一
位、忌十成、直指單傳、洞上宗旨也矣、或曰學道用心集
高祖之妙法華、誠哉、會權漸證、圓實大事、因緣究竟無

餘蘊矣、以其些些一小部、人多爲初學楷梯、殊不知雖
參學久習人、未可容易下嘴、况所初學之士、能弄齒牙
乎、如彼眼藏廣錄、該比雜華廣博、自家屋裡秘訣、而非
三根普被法、獨如此書、事至理至、文簡義幽、稱高祖之
法華、亦不誣也、我黨學士於是直下承當去、則與高祖
日日相見、不負爲兒孫、夫或雖未然、了義功德如契經
云、縱其身心聖果未成、決定自知成佛不謬者、亦唯在
學道用心集乎、近世以此書盛行、學士來求、講述數十
回、每讀之、彌入彌深、加海無涯際、年漸一年、於今百回、
終至不能下一辭、初信至理一言、轉凡爲聖、還丹一粒、

點鐵爲金、實我門至寶、學者其可忽哉、

○第一條 第一第二等、原非本章文字、今爲便搜索、每章加一圓區分之
可發菩提心事

發者、發起義、發得本有也、菩提梵語、華翻道、五種不翻中生善不翻也、心者、衆生現前一念之心性也、此心性周徧虛徹、靈通無礙、散之則應萬事、斂之而攝一念、是故、若善、若惡、若聖、若凡、無皆不由此心、此心本具萬法、而能成立衆事、故華嚴經云、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又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今可發菩提心者、揀擇一心所趣、定方向也、夫衆生現前一念、必具十界性相、

若一念發菩提心、則趣向佛地、若一念發兼濟心、則趣向菩薩地、若一念發空寂心、則趣向二乘地、若一念發戒善心、則趣向人天界、若一念發勝負心、則趣向修羅界、若一念發三毒心、則趣向三惡道、故學道人、發心因由、可最揀擇也、古人曰、一念因真、千生果實、一念因邪、千生果招迂曲、不可不察也、事者、事業、專其事也、每章用事標之、則非對理之事、暫順和文典例、用之也、下皆可准知矣、此章、雖似示初心方便、然初後一心、區分世間出世間、一大重關也、透得此關了、可初遊佛海、請不避繁、舉諸證論之、發菩提心者、信心也、大智度論云、佛

法大海、信爲能入、智爲能度、起信論云、信己身有大乘法、乃信成就發心也、高祖八歲喪母、觀香火悟無常、是發菩提心也、得道後、示學者、以發菩提心、爲急務、世尊初遊四門、觀生老病死、出家苦行、十二年、成道三七後、先轉十二行法輪、三世諸佛得道因緣、始終同一軌也、嗚呼、高祖幼年既發菩提心、終身孜孜不日以暇、給方今學士、老大而不知菩提心是何等物、縱令極口喋喋辨之、纔說得菩提心量邊事、未嘗與菩提心相應、古人所謂、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未識法身在也、故高祖示初心學者、以此六字、實換骨靈方也、學者於是焉取、

生參學事了畢、如下面註脚、曲爲中下機、打葛藤而已、文有五節、初觀無常、二拋名利、三誠邪解、四示正見、五結過謬、

右菩提心

雖有多名

本一心也、龍樹祖師曰、觀世間無常心、

亦名菩提心、然乃暫依此

觀無常心

立、可爲菩提心歟、誠夫

觀無常時、吾我之心不生、名利心不起、

唯須能恐怖時光太

速、所以

言行道

如救頭燃、

亦須顧眄身命不牢、所以

可慣翹足、

若能如是、縱

聞緊那迦陵讚歎之聲、

如夕風拂耳、

縱

雖見毛嬙西施微妙容顏、

似朝露遮眼、已離聲色繫縛、

自合道心理致歟、

是初觀無常故取智度論三十七菩提分法中四念處觀標之辨曰菩提心雖有多名本一心也略三菩提廣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菩提者一真正菩提乃法身德二實智菩提乃般若德三方便菩提乃解脫德三德三菩提便是含生本有雖是本有迷久不知背法身依苦道背般若依煩惱道背解脫依苦道言之顛倒心此三道又言三障能障菩提若能發菩提心或即般若業即解脫苦即法身如此三菩提三德三道元是一心向背異而已故云一心也出生菩提經云諸佛於因中發菩提心已復能勸諸衆生發菩提心習學大乘法義自既解

脫亦令衆生解脫三十七菩提分法者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又云三十七助道品以此道品助發無上佛道進修要法也是故龍樹大士於四念處釋觀世間無常心亦名菩提心也高祖接證示最初發心因謂若觀世間有爲諸法悉皆無常則無吾我名利可當情況無常迅速刹那不停日夜行道雖如救頭燃尙恐不及所以勇猛精進可慣古佛七日翹足行道須知一期色身纒轉呼吸一息乃是來生如何可晏然空過哉此觀無常心則截斷聲色繫縛利斧也已脫聲色繫縛則雖迦陵妙聲西施容顏無一點遮眼

耳者、與清風露華何異、如是而可初稱觀、無常人、故言
自合道心理致也、

往古來今、或聞寡聞士、或見少見人、多墮名利坑、永失佛
道之慧命、非可哀可惜、邪不可不知也、若縱有讀權實妙
典者、縱有傳顯密教籍者、未拋名利、則未稱發心、

是二拋名利、辨曰、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學者通病也、故
寡聞少見士、多蹈此覆轍、不復求參見知識、終不返照
自心、姦險詐佞、矜己逞能、追求聲利於權勢之門、眩耀
見聞、不知廉耻、以是被永棄佛海之外、所謂三途地獄
受苦、未是苦、向袈裟下失却人身、實爲苦、言之永失佛

道之慧命、偶受難、受人身、聞難聞佛法、却爲名利、陷邪
見、永劫沉淪、無出頭期、豈非可哀可惜矣、若又於權實
權實顯密教籍、橫說豎說、雖能駭聽、未拋名利、則
增長我見、徒培養罪根、此言之賢、販如來也、
僧正、以俊才、事遠遊、傳來經書數千卷、愛聖身
本朝義龍魁、相宗英也、其何臨終身首異處、彼豈不
權實妙典乎、不傳顯密教籍乎、既是傳法一高僧、而未
擲名利、則其禍不廻、跟况寡聞少見士、若不擲名利、是
未發心也、我祖於初心學道士、最誠名利之念、其旨深
也矣、

未恐
不寫
語

有云、菩提心者、無上正等覺心也、不可拘名聞利養、有云、
菩提心者、一念三千之觀解也、不可拘名聞利養、有云、菩提心者、一念不生
法門也、不可拘名聞利養、有云、菩提心者、入佛界心也、不可拘名聞利養、如是
妄之輩、未知菩提心、而猥謗菩提心也、於佛道中、遠之遠
矣、汝等試願、吾我名利之當心、之時、融彼一念三千之性相
否、亦可證、彼一念不生之法門否、唯有貧名愛利之妄念、已
更無菩提道心、之可取乎、若其古來得道得法之聖人、乃
雖有和同塵之方便、決未有名利之邪念、彼聖人法執尚無、
況有豈世執乎、
是三誠邪解也、辨曰、無上正等覺心、一念三千觀解、一

念不生法門、入佛界心、皆是無上圓頓妙旨、一超直入
法門也、非以之作邪解也、其一念三千觀解者、顯教極
談、入佛界心者、密乘幽旨、一念不生法門者、自家本分
宗旨也、如來出世大意、不外此三種法門、然以此法門、
言之不拘名聞利養、則恰如以糞穢塗楹、植是言之邪
見徒也、乃問、今觀世間無常心、是菩提心、自生妄解、謂
大象不遊、兔徑、大悟不拘、小節、我所謂菩提心者、無上
正等覺心也、乃至入佛界心也、些些名聞利養、何能礙
大菩提心邪、乃自擅己欲、無所避忌、終謀一身之虛、又
能使人造万劫之殃、加之贊、嬌、怒、癡、性、為梵行、殊不知

諸佛菩薩自覺性智，以無念故，嬌怒癡性即是梵行，如彼邪見輩，專為名利擬梵行，則梵行却是嬌怒癡性，首尾顛倒，可不察哉。是言之謗菩提心，又言之增上破見，如善星比丘，妄說一切法空，生身入阿鼻地獄，可不懼乎。故云於佛道遠之遠矣。試願以下文，示回光返照方，謂試當我見名利熾盛時，照顧自心，豈可以名利為觀三千性相乎。將又苟且耽憊，終日營營，不生法門乎。可知揚眉觸目，悉是名利妄境。提道心可出頭地矣也。彼又教責非敢貪名利，隨情度生方便也。嗚呼，是何言乎。諸佛菩薩示同座方便者，經

云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乃至一切治生該偶，雖獲俗利，不以喜悅。又云不斷癡愛，求明脫，是言之同座方便也。已脫法繫縛，何更有世執名利之可當眼哉也。所謂今所菩提心者，前來所云觀無常心，便是其一也。全非微誤解無上狂者之所指菩提也。彼所狂者，不生念三千相，則發心以後妙行也，不可以此猥亂最歟。唯暫忘吾我名利而潛心修乃於菩提心之親切也。是四示正見，辨曰：今所示菩提心者，一念發起觀無常心，是學道最初本因也。保護此心，必可期出離也。所謂羽翼未成，不可以高舉，非同彼空腹高心，妄談向上事。

上脫
變字

者也、如言無上正等覺心、一念三千觀解、一念不生法門、入佛界心、則發心以後、稱性成修之妙行也、豈可與最初發心、同日論乎、夫初心學道士、脚跟未點地、宜觀世間無常、離我見四相也、十二時中、造次顛沛、必忘吾我念、則於菩提心、可庶幾也、所謂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念佛、

所以外道所計六十二見、以我為本也、若起我見之時、靜坐觀察、看今我身體內外所有、以何為本乎、須知此身體、元稟於父母赤白二滴、則然始終是空、所以非我、而心意識智、暫繫於壽命、出入一息、畢竟如何、所以非我、彼身此命、無可

熱乎、迷者執之、為實悟者離之、為假而計無我之我、為我執不生之生、為生不行佛道、實之可行、不斷世情、妄之可斷、而厭其實法、求其妄法、豈不錯乎、

是五明對治、辨曰、欲對治我見、須觀無常也、生死過患、無甚於我見、外道六十二見、全以我為本、生斷常二見、乃至辰轉、生六十二見、非非想定、八萬大劫後、不免生死、言之窮空不歸、故不斷我見、非佛弟子也、眾生無始以來、迷己為物、流轉生死、亦是我見為本、又言之見愛、愛則潤生惑、見則分別惑、從其根蒂中帶來、無一念不起之時、起則須先就一身、觀無常無我、以對治之也、謂

我今此身、內則五臟六腑、三百六十段骨節、一々各別、外則眼耳手足、各異其用、暫假父母赤白二涕、長養四大和合、雖似有其相、本來非有、始終是空、識心托之、妄爲己家宅、所謂因緣和合虛妄有生也、心意識智、繫於壽命者、一期壽命、連持色心、壽命本識種上功能、名不相應行、賴邪與色身合、則暫有其用、賴邪離色身、則命根亦隨斷、皮肉筋骨歸地、濕氣歸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所謂因緣別離虛妄名滅也、故云出入一息畢竟如何、須知人命呼吸、纔轉一息、則是來生、此間以何爲我乎、彼四大色身、此一期壽命、無彼此俱可、執着者、迷者

執之爲我、我貪着生死、悟者離之爲假、有證得涅槃、此故迷悟爲天淵別也、故知我是無量劫來生死根源、癡人認賊爲子、遺失本心也、問、本來無常無我、則不審、觀此無常無我者、畢竟阿誰、答、即菩提心也、身心壽命本來無常無我、百性日用不相知、是理即菩提心也、學此無常無我、是名字即菩提心也、觀此無常無我、是觀行即菩提心也、契此無常無我、是相似即菩提心也、證此無常無我、是分真即菩提心也、忘此無常無我、是究竟即菩提心也、始終同一菩提心、故建章標云、菩提心者、多名一心也、今所指正在觀行菩提心、如何計此無我

爲我執此不生爲生、不行佛道真實之可行、不斷世間
妄法之可斷、是言之顛倒行事、万劫千生無出離期、夫
誰不錯哉、不錯者殆少矣、○或曰、此章切切以教義辨
之、今又添天台六即判菩提心、非我宗本旨、恐不免水
潦鶴譏矣、子曰、不然、高祖蘊于茲、不說者、要人飲冰冷
暖得自知、且該章往往呵教者、破一時執而已、夫聖默
聖說皆歸第一義、是直指見性大旨也、今當流通則不
以教印之、官修瞻錄不免行邪徑、稍得不發蘊圓微哉、
天台六即、我宗五位、其致一也、若一總呵教勸離、則譬
如驅跛盲人、令涉懸崖、不顛墜者殆少焉、果使教禪如

水火、則一代藏教齊、長夜寐寤、拈槌豎拂、同一場傀儡、
矣、其或不信、我能使頑石點頭矣也、

○第二條

見聞正法、必可修習事

是示解行相應也、法華法師品云、或從知識、或從經典、
是見聞正法也、大佛頂經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是可
修習也、修習者、修行學習也、夫見聞易、修習難、若有見
聞不修習、則徒聞無功、不免說食數寶、謗故聞法直行、
香之真實學道士、起信論所謂解行發心也、文唯一節、
右忠臣獻一言、數有回天之力、佛祖施一語、莫不迴心之

人然自非明主無容忠言自非拔群士無容佛語佛語若不迴心者順流生死忠之未斷忠臣若不容忠言治國德政實之未行矣

辨曰忠臣爲國忘身面折廷爭直諫者不顧君上嫌機故其力必有挽回日月勢矣昔唐太宗以農時欲修洛陽宮時張玄素爲諫議力諫中止魏徵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今引此語明佛祖言教於衆生必有大利益也故佛祖施一語使衆生迴生死之心求涅槃之樂夫齋嵬摩羅極重惡人也聞佛一語放下屠力預千佛一數雖然非賢明如唐太宗

不能聞忠言忽止土工非拔群如齋嵬類不能聞佛語直翻惡心縱令雖聞佛祖言教若不修習徒善徒惡死根源決不可斷也例如雖有忠臣不用諫言則治國德政教化終不可行於天下也經云雖有多聞若不修行與不聞等此謂也像龍不致雨畫餅不充飢不可不知矣也○問自非明主無容忠言自非拔群無容佛語若如此則中下機似無佛法之分是如何通答此章全非簡利鈍機類暫就信與不信論行與不行也凡亡國主如桀紂幽厲非凡庸主足智以拒諫足言以撻非以冥理殺忠臣身終取覆滅矣又如破戒破見善星寶蓮

香雖非鈍根、以誇己謗佛語、生身墮地獄矣、是利根衆生、捨福受禍現報也、且如太甲、成王、僅是中材主、而能從諫改行、故世稱賢明主、如周利盤特、阿那律、最鈍衆生、四句偈誦始忘終、或性樂睡眠、雖然以信佛語直行、位登無學矣、是中下機、轉禍爲福的證也、唯以從諫爲賢明、以迴心爲拔群、不敢拘品類也、故云見聞正法、必可修習也、

○第三條

佛道必依行可證入事

是示修行證果始終一致旨也、行者前章所示修習也、

證者、證得證入義、發得本有也、華嚴經云、所有慧身不由他悟、故云依行證入也、則依因地修習力得果上證入也、起信論所謂證發心也、文有二節、初立例對辨、二正示證入、

得字二衍

由字二可

右俗曰學、乃祿在其中、佛言行乃證在其中、未得聞、不學而得祿、不行而得證者、縱行有信法頓漸之異、必待行、今超證焉、縱學有淺深利鈍之科、必積學、今豫祿矣、是乃非獨由王者之優與不優、可由天運之應與不應歟、若非學而受祿者、誰傳先王理亂之道、變萬民乎若非行而得證者、誰了如來迷語之法、出生死乎

是初立例對辨，辨曰：凡世間明主，欲得賢臣者，必選有學術者，徵用歷試，而後與祿矣。故孔子答子張問，以學祿在其中，我佛示弟子，以行乃證在其中，未初示求祿得證法，可知學道之要，以行為本，行者，戒定慧三學，故學道之人，不可離三學求證也。縱令雖根有利鈍，學有淺深，無不依三學而證聖果，理猶如世間人利學而不可得祿，然恨君上之無識，或悲時運之不至，譬如不耕而愁匱穀，不織而悲無衣，可謂迷妄之甚也。語云：舜臣有五人，天下亂，武王曰：我有亂臣十人，是豈不學之人乎？若果使不學人，在官則誰傳先王道，施治國安民術。

乎，若果使不依行得證，豈諸佛三祇百劫行菩薩道，列祖斷臂折腳，費霜辛雪苦乎？是借世間法，對辨比較，示出世間證道之法，以誠末代默證，闍禪徒也矣。

可識，立行於凡夫迷中，純一工夫則既獲證，悟境於大覺，已前于時始知船筏之如昨夢，永斷藤蛇之舊見，非是佛之強為所令機之自周也，况乎行之所招者證也，於自家之寶藏，中發不從外來也，證之所使者行也，行證元一體故心地來蹤跡，豈可見迴轉乎，然而迴證之得眼兮，願從前行地者，無一翳之當眼，而將見無跡者，怡白雲萬里，之若舉行足擬證階級者，無一塵許之受足，地將踏者，天地懸隔，於是退

步躄跳佛地、天福二甲午三月九日書

是二正示證入、辨曰、可識者、徵前對辨、示學道之要也、
謂學佛道者、須於在迷凡夫位中、立勇猛精進行、而朝
參暮請無懈、十二時中放下身心、或樹下石上、單坐不
臥、隨順頭陀行、則彼證悟境界、既於大覺以前、脫體現
成矣、所謂步步踏著家山路、又乃今此寶藏自然而至、
此時初知、從前學得、參得、觀法、看經、坐禪、經行、如船筏
渡海、如大夢初覺、經云我所說法如筏喻者、又云却來
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永斷藤蛇舊見者、從前執言句、爲
佛法、今脫言句葛藤之繫縛也、又暗用法相家所談之

賴耶三性喻也、謂圓成實性、依他起性、偏計執性、以藤
繩蛇三譬之、藤是圓成、繩是依他、蛇是偏計、又云麻繩
蛇、今云藤蛇者、略取依他也、非藤上實有蛇、以纏繞作
繩、迷者執爲蛇也、故云偏計執、而偏計即空、依他如幻、
圓成本有、若遠離依他、偏計二執、乃識得圓成本有、既
斷藤蛇舊見、則即心即佛現成也、是此一着、非諸佛之
強爲之、自心悟自心、故云所令機之周旋也、由是觀之、
依行而所發得者、證也、則當人本具如來藏性、非自外
得、所謂摩訶珠人不識、如來藏裡親取得、雖證是本具、
無非行以得之、故云行之所招證、證之所使行也、行證

互顯、示其無二致也。行、因、證、果、又證、體、行、用、體用、因果、本無二理、離體無用、離用無體、又證、本覺理、行、始覺智、依本覺內熏力起、始覺智、故無始覺初相之可得、理智不二、體用適宜、求其心地迴轉蹤跡、了不可得也。故以證得之眼、顧于所行之地、則無雲大空、無一翳遮眼者、然欲見之者、依舊塵勞妄想、迷中差別見也。於證地、遠之遠矣。故云白雲萬里、若擬舉行足踏證階、乃行證本非能所、誓約修習、立能行所證別而已、何處有證階待行足。故云無一塵之受足者、然欲踏者、則心外見佛、諸佛證階、不能夢見也。以有心求無心、恰如天地懸隔也。

於是退步、踣跳佛地者、末後一句初到、牢關行無行跡、證無證階、畢竟如何退步。高祖一日問如淨師祖曰、但除五蓋六蓋、有其祕術也無。淨祖曰、倘向來作工夫、做甚麼、這箇便是離六蓋之法也。佛佛祖祖不待階級、直指單傳、離五蓋六蓋、呵五欲等、祇管打坐作工夫、身心脫落來、乃離五蓋五欲等之術也。須知、十年二十年、向無理會處、究來究去、伎盡力窮、更退一步、回光返照看、山是山、水是水、所謂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是乃踣跳佛地也。雖然如是、叫做空劫那畔、一片無陰陽地、則恐認常盤星矣。此退步二字、是一枝正法眼、誤莫看過。咄、倒。

却門前刹竿着

○第四條

用有所得心不可修佛法事

是誠有所得心也。前三章全示信解行證次第。學者恐求所證境界。夫以有所得心求法。則成附佛法外道。所謂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是禪魔境也。二祖大師問達磨大師。我心未安。請師安心。磨曰。將心來爲汝安心。二祖曰。求心不可得。磨曰。爲汝安心了。昔雲居道膺禪師。參洞山悟本禪師。後結庵于三峯。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

食。山曰。我將謂汝是箇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山召膺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回庵寂然冥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是乃用有所得心。不可修佛法也。這不可得心。不思善。不思惡。容易解了。則不異土木偶人。須立雪斷臂。絕天人送食。而後初得。是佛祖傳心要訣。洞上真命脈也。文有三節。初誠師心妄起。二示正修方向。三結無所得心。

右佛法修行。必稟先達之真訣。不可用私用心。歟。况乎佛法以有心不可得。以無心不可得。但日用操行心。與佛道不

歟
文也

行之今世

符合則身心未曾安寧也。身心不安寧則身心不安樂也。身心不安樂則證道荆棘生也。所謂操行與道合則如何行履乎。心不取捨、心無名利也。所以佛法修行不是為人修也。如今世人佛法修行人專為名利、其心與佛道遠之遠矣。是若諸人賞翫之、從知非道、乃修行之。若諸不恭敬讚歎則雖是正道、奔而不修、痛哉。汝等試靜心觀察、如此心行抑為佛法耶、將亦非佛法耶、於自可耻、可耻、聖眼所照矣。

是初誡師心妄起、辨曰、經云、如第四禪無間比丘、妄言證聖、天報已畢、衰相現前、謗阿羅漢身遭後有、墮阿鼻

獄、是師心妄起過也。故學佛道者、必稟先聖真傳口訣、不可苟任自己智力也。世間獨學者、尚不免固陋、謗然而我徒所期、在于透脫生死。若違先佛教誡、則招阿鼻報、亦不宜乎。臨渴鑿井、又何及乎。嗚呼、誰過哉。况佛道廣大、不可思議、因緣、不可以凡外有心而得、不可以二乘無心而得、縱令透得有無兩關、僅出分段生死、而無始無明、變易生死、浩然是故、日用四威儀中、其操行心未與佛道相應、則不得身心安寧安樂、不得其安寧安樂、則所三世諸佛之不許也。安寧者、決定心也。安樂者、法華所謂、身口意誓願四安樂行也。若不得決定安樂、

則假使雖一食卯齋六時行道、頭頭物物、坐在于荆棘
裏、不免取捨名利也、暫似有證道、亦生塵勞妄想、故云
證道荆棘生也、若要日用操行心與所行佛道相應、切
須帶絕取捨名利念、身心俱忘、以入佛道也、如其佛道
修行、本爲生死一大事、則是出世間之法也、如何可爲
世間名譽修之、然見今世學佛徒、專眩耀見聞之美、奔
權豪之門、其心術之卑陋、可憎可賤、實附佛法外道也、
故云其心與佛道遠之遠矣、以是縱令雖邪道人若愛
之、強而行之、雖正道人若不愛、奔而不行、知非故犯、是
言之滅佛種族、豈不堪痛哭乎、試返觀其心術看、以如

斯便僻心術爲佛法乎、非佛法、則不待言也、恰如大海
不駐死屍、永被棄于佛海矣、對自心、豈可不耻、最可耻
也、諸聖以佛眼悉知悉見、然而其慚耻心、是聖眼之所
照破、宜於此回光返照矣、

夫佛法修行者、尚不爲自心、况爲名聞利養修之乎、但爲
佛法可修之也、諸佛慈悲哀愍衆生、不爲自身、不爲他人、
唯佛法之常也、不見小蟲畜類、養育其子、身心艱難、經營
辛苦、畢竟長養於父母、終無益邪、然而念子之慈悲、小物
尚然、自似諸佛之念衆生、諸佛之妙法、不唯慈悲一條、
普現諸門、其本皆然也、既爲佛子、盍慣佛風乎、

是二示正修方向、辨曰、夫佛道修行者、經云、佛言、辭親
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爲法、名爲沙門、然則始發四弘誓
願、廣行六波羅密、普度衆生、是出家本志也、豈爲世間
利養修之哉、諸佛慈悲、哀愍衆生、則無自他差別、平等
利益、是行法尋常日用之事也、經云、上合十方諸佛本
妙覺心、同一慈力、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同一悲仰、
乃觀音普門度生也、不見小蠶、以下文示、雖最少微物、
其愛育念、同諸佛慈念、明不爲自心、不爲他人意也、其
本源爲衆生故、豈有自他念乎、世尊因地爲半偈捨身
刺血飼虎、我黨既是發心出家、稱佛弟子、孰可不慣佛

家風規哉、不然則不及小蟲畜類、夫是言之何乎哉、
行者不可念爲自身、而修佛法、不可爲名利、而修佛法、不
可爲得果報、而修佛法、不可爲得靈驗、而修佛法、但爲佛
法、而修佛法、乃是道也、

是三示無所得心、辨曰、此一節不可爲四句、所學者之
不免、故切切誠之矣、若作五性差別釋者、爲自身者、違
諸佛慈悲、墮定性二乘、爲名利者、永淪三途、爲闡提種
性、爲果報者、久滯權乘、爲不定種性、爲靈驗者、住禪魔
境、爲外道種性、爲佛法、而修佛法、是乃菩薩種性也、可
不察乎、○神丹劍工、推干將、莫邪、本朝利刀、貴正宗、村

正、正宗臨鍛鍊常祝曰、截金鐵無異于切瓜、且祝曰、願莫脫鞘室矣、村正亦臨鍛鍊常祝曰、截金鐵無異于切瓜、只願數見鮮血矣、而其製作之美、實難作伯仲、然至後代、得正宗劍者、端身正意、能立脩身基、帶村正劍者、躁心暴行、必踏亡身禍、雖同是一劍工之事、心術正邪、終作霄壤隔矣、此事雖卑俚、可以喻本章意也、

第五條

參禪學道可求正師事

是示不逢正師參學無功也、若不得正師入邪路、故參學人可早求正師、雖然初心自揀師正邪尤難矣、此章

學往證今、以定學者方向、文有三節、初學喻驗師正邪、二出邪師過謬、三示正師作畧、

右古人云、發心不正、萬行空施、誠哉此言、行道之得可依

導師之正與邪歟、機如良材、師似工匠、縱雖爲良材、不得良工者、奇麗未彰、縱雖曲木、若遇好手者、妙功忽現、隨師正邪、有悟真偽、以之可曉了矣、

是初學喻驗師正邪、辨曰、此一節先引古語標之、次學喻驗之、後決正邪、發心不正、萬行空施、語通能所、蓋不就正師、辨發心邪正、萬劫苦行、却墜邪道、如外道戒禁、執見等是也、夫衆生根機、雖類類差別、原其本因、相去

正正宗臨鍛鍊常祝曰截金鐵無異于切瓜且祝曰願
莫脫鞘室矣村正亦臨鍛鍊常祝曰截金鐵無異于切
瓜只願數見鮮血矣而其製作之美實難作伯仲然至
後代得正宗劍者端身正意能立脩身基帶村正劍者
躁心暴行必踏亡身禍雖同是一劍工之事心術正邪
終作霄壤隔矣此事雖卑俚可以喻本章意也
第五條

參禪學道可求正師事

是示不逢正師參學無功也若不得正師入邪路故參
學人可早求正師雖然初心自揀師正邪尤難矣此章

學往證今以定學者方向文有三節初學喻驗師正邪
二出邪師過謬三示正師作畧

右古人云發心不正萬行空施誠哉此言行道之得可依

導師之正與邪歟機如良材師似工匠縱雖為良材不得
良工者奇麗未彰縱雖曲木若遇好手者妙功忽現隨師
正邪有悟真偽以之可曉了矣

是初學喻驗師正邪辨曰此一節先引古語標之次舉
喻驗之後決正邪發心不正萬行空施語通能所蓋不
就正師辨發心邪正萬劫苦行却墜邪道如外道戒禁
執見等是也夫衆生根機雖類類差別原其本因相去

無幾許、其賢愚一間而已矣、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縱雖良材、不得良工、奇麗未彰者、如舍利弗、目連、雖上根利智、初學老梵志、則毫無所得、縱雖曲木、若遇好手者、妙功忽現者、如周利盤特、阿那律、雖下根闇鈍、早隨佛證聖果、隨其所就、有霄壤之異也、此故師之正邪、不可不棟也矣、

但我國從昔正師未存、何以知之然乎、見其言句而察無也、如酌流而討源、知其深淺我朝諸師篇集、訓弟子施人天、其言是青、其語未熟、未到學地之頂、何及證階之邊、只傳文責、命誦名字、日夜數他寶、無半錢分、古責在之、或教人

求心外之正覺、或教人願他土之往生、惑亂起于此、邪念職于此、縱雖與良藥、不教銷方、作病之甚、於服毒、我朝從古與良藥之人如無、銷藥毒之師未存、是以生病難除、老死何免、皆是師之咎也、非器之咎、所以者何、爲人師者、教人捨本逐末之令然也、自解未立以前、偏專已我之心、濫教他人招墜邪境、可哀、爲師者、未知是邪惑、弟子何爲、覺了是非乎、可悲、邊鄙之小邦、佛法未弘通、正師未出世、是二出邪師過謬、雖文相易、可知、專破斥古師、示學者病源、若執語路、而不辯時弊、却增自他我見、請試確揚論之、我朝佛法東漸以來、道昭慈訓、最澄、空海、圓仁、圓

珍諸師忘躬求法善無畏慧灌智藏賢聖乘願弘濟不可言無其人雖然去聖漸遠邪風易扇當時義學者流專主豎義角異爭能駭衆甚至蔑視國憲動搆兵釁滂季濫叨終以佛法爲一種翫弄物其醜態殆不可言所以是我祖深發慨歎也而承安以來源空上人見信師往生要集乃棄所業倡淨土專念之宗緇白靡然向風其弊至廢勝業斥他宗故師鍊釋書贊有言雖膺徒之執弊謬空之訓有不盡乎我祖曰雖與良藥不教銷方作病甚於服毒蓋佛祖施言教應病施藥或求心外正覺則說真如外熏念西方彌陀佛說勝異方便當其機

根最爲直捷要徑皆是諸佛善巧方便也雖然其具毒氣若不銷藥毒服藥之害甚於服毒諸佛方便藥則必銷藥毒如客醫禁乳用乳譬故我祖徹底道破曰我朝從古與良藥之人如無銷藥毒之師未在師鍊亦曰我剖二廢之別論于後學

若欲學無上之佛道遙可訪宋土之知識迴可顧心外之活路不得正師不如不學夫正師者不問年老者宿唯明正法令得正師之印證也文字不爲先解會不爲先有格外之力量有過節之志氣不拘我見不滯情識行解相應是乃正師也

是三示正師作略辨曰無上之佛道者達磨大師所示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乃佛祖傳心要訣也遙可訪宋土知識者以我朝從古無正師彼地初祖西來的的相承代不乏其人也迺可顧心外活路者非謂於心外別有活路可離思量分別識知諸佛無上妙道也若不逢正師謬墮邪境故不如不學也不問年老者宿者求聞道先於我者律中說上座有三一、生年上座戒臘在先二、福德上座衆所推三、法性上座證入聖位後二不拘年若耆宿也如印宗法師師六祖趙州依南泉契祖嗣高祖皆此意也唯明正法分得

正師印證者佛祖的傳密付要旨三世諸佛之法唯我釋迦牟尼世尊單傳之世尊傳迦葉迦葉傳阿難乃至展轉無斷絕語云獅子乳貯之不以瑠璃瓶必裂豈有堪毒器盛醍醐乎佛佛祖祖非其器不傳故得正師印證者是爲佛祖乃正師也而見其正師作畧以文字解會不爲先務有超宗越格度量不依我見情識行解相應乃可稱正師達磨大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偈云亦不觀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我祖畧取偈意

云格外之力量過節之志氣等也。

○第六條

參禪可知事

是示參見知識用處也。參禪衲僧日用行履參決疑團之謂也。或云參學、或云參問、或云請益、其義一也。故有朝參、放參、夜參、初參、久參、破參、罷參等名。隨進修退休別其名也。參者進趣之義。參決生死一大事也。故坐禪亦云參禪。坐禪儀云參禪第一勿瞌睡。此亦一往教訓也。此章述二祖斷臂。趙州初參。乃至學者參問宗師節目。故可以參師問法意解之。文有五節。初舉是驗非。二

示調心事。三廣引諸證。四正示參禪法。五結誠邪解。

右參禪學道者。一生大事也。不可忽。豈卒爾。古人斷臂斬指。神丹之勝蹟也。昔佛捨家捨國。行道之遺蹤也。然今人

云可行易行之行。此言尤非也。太不合佛道。若專一事以

擬方行者。偃臥猶懶也。懶于一事。懶于萬事。故好易之人。

自知非載道器矣。况乎今世流布之法。此乃釋迦大師。無

量劫來。難行苦行。然後得此法也。本源既爾。流派豈可易

乎。好道之士。莫志易行。若求易行。定不達實地。必不到寶

所。者歟。古人具大力量。尚言難行。可識佛道深大。若佛道

本自易行者。則古來大力量之士。不可言難行難解也。以

今人比古人不及九牛之一毛，而以此少根薄識，縱勵力以擬難行能行，猶不可及。古人之易行易解也，今人之所好易行易解之法者，其是何邪？已非世法，又非佛法，未及天魔波旬之行，未及外道二乘之行，則然可云凡夫迷妄之甚歟。縱雖擬出離，還是無窮之輪迴也。

此一節兩重舉是驗非，從首至行道遺蹤也。第一重舉是從今人至必不到寶所者歟。驗非辨曰：古德曰：出家大丈夫事，然則參禪學道一生重擔，故云一生大事，豈可早卒空過乎？所謂無常迅速，一刹那轉息，即是來生，何乃晏然空過。此故二祖慧可大師立雪斷臂俱眠。

和尚截童子指，師資擊節，豈容易乎？是神丹之學者，爲法忘躬，芳躅也。釋迦牟尼世尊，出釋氏宮，捨五天富貴，出家修道，雪山苦行，日食一麻一麥，是示教於後來明鑑也。然今世人忘言須行易行法，而得佛道，嗚呼！是何言哉！夫以一事安逸之法，擬菩薩萬善之行，譬如終日偃臥，雖一期安逸，若臥久必生疲厭，既於一事尚生疲厭，何得勞于萬事乎？故云偃臥猶懶也。如此輩，決非載佛道之器矣。須知佛法本源，乃釋迦大師無量劫來行菩薩道，難行苦行，縱約娑婆一化，尚十九出家苦行十二年，其所得妙法，固非易行矣。然則學其遺法者，豈有

可易行之理乎。以是好易行人，違背祖訓，顛倒行事，其不達實地，不到寶所，則必定明白也矣。古人具大力量，以下重學是驗，非謂如佛世舍利弗等，具大力量，諸賢聖尚言甚深微妙難解之法。若佛道非難解者，三止四請後始演說妙法乎。佛世尚然，以今人之下根薄解，比古人之上根大智，則不及九牛之一毛。縱窮今人百歲勤苦，不及古人一食頃修行，故云不可及。古人易行易解也。然而今人所說易行法者何哉。三世諸佛未曾有易行法，譬如西方極樂法門，阿彌陀經云：為諸眾生說一切世間難信之法，要解釋曰：說無藉劬勞修證，但持

名號徑登不退，奇特勝妙，超出思議，第一方便，更為難中難，故十方諸佛無不推我釋迦，偏為勇猛也。故知淨土法門，即是難中之至難。云云且夫世間仁義五常法，固非易行，天魔波旬因地十善行，亦非易行，外道六行觀邪或邪定，已非易行，二乘九次第定，一坐成覺，亦非易行，然則其易行者，凡夫迷妄情態，非三途業，何哉。欲以是求出離法，千生万劫無出頭期，故云無窮輪迴也。難其折骨碎髓，亦不難乎。然調心操之事尤難也。長齋梵行亦不難乎。然調心行之事尤難也。若粉骨可貴，則忍之者，從昔雖多得法之者惟少。若齋行者可貴。修之從古雖

多、悟道之者惟少，是乃調心甚難故也。是聰明不為先，務學解不為先，務心意識度之計不為先，務念想觀不為先，務向來都不之而，惟調身心以入佛道也。

是二示調心事，辨曰：前段切切進難行，斥易行，易行雖固非佛道，難行亦執一途，不調停身心，則不能達佛道矣。所謂外道欽婆羅子之類也。觀彼世間折骨碎髓，及長齋梵行人，驗其初心，雖似六度行，或由一時憤發，或勉世間見聞，故雖有忍行明戒，而無得法悟道之實也。故知其調心之事最難也。以是欲求無上佛道者，宜遠離聰明學解意識念想，以入佛道也。此一着以毒治

毒，換骨靈方，一生參學大事也。若依語生解，則不免避溺投火也。不墮無想地，則永沉二乘見解矣。請不避繁文，舉金口誠言，論之法華壽量品云：以諸衆生有種種性，種種欲，種種行，種種憶想分別，故欲令生諸善根，以若干因緣譬喻言辭，種種說法，所作佛事，未曾暫廢。會義釋曰：於種種憶想分別，宜用種種第一義悉檀，何以故？隨其憶想之解，更爲說法，即得明悟第一義。故乃至初地欲樂，修行第二地時，亦必憶想二地之境，即是念想若發，二地真解，即是念想觀除。言語法滅，直至佛地方得究竟，離于憶想，獲常寂照耳。故以若干因緣譬喻

知行文

之辭種種說法令其生諸善根所作佛事未嘗暫廢也
云須知宗門所修法登地以上妙行也非初言寒灰枯木
去所謂依解起行行起解絕也故我祖丁寧說破曰向
來都不用之向來二字一羣眼目從來未曾學得參得
則以何為向來乎點照徒幸勿藉口矣
釋迦老師云觀音入流亡所知即之意動靜二相了然不
生即之調也若以聰明博解可入佛道則神秀上座其可
之人也若以庸體卑賤可嫌佛道曹溪高祖豈敢入得乎故
傳得佛道之法在聰明博解之外事於是明矣探而可尋
顧而可參又不嫌年老耄及不嫌幼雅壯齡趙州者六十

可行文

餘兮始參雖然為祖席之英雄鄭娘者十三歲兮久學能
又叢林之拔華也然則佛法之威德見于加修與不加分于
參正師與不參故是教家久習世典舊才皆可訪禪門其例是
多南岳慧思多才人也尚參達磨永嘉玄覺者秀逸之士
也己參大鑑見可明于法得于道全可為參師之力也
是三廣引諸證辨曰觀音入流亡所者大佛頂首楞嚴
經卷六云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
佛言世尊憶念我昔無數恆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
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
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

然不生、文入流忘所者、文句釋云、蓋迷背時以真流之
理而成妄所、今了悟時、全即融彼妄所之法、成真流、文
故云即之意也、乃即身心之意也、動靜二相了然不生
者、文句云以一心圓明止觀、止觀則直觀聞之性本圓
本通本常、了知耳根所對動靜二塵、本如來藏性、動亦
不生、靜亦不生也、夫動靜二相既已了然不生、則凡明
暗通塞恬變合離等相、又豈有生、文故云即之謂也、乃
調身心之謂也、此一節引經證成、次下文舉人明行也、
北宗神秀禪師、博綜多聞、爲黃梅七百高僧上首、然不
得忍大師之衣法也、若以聰明得之、則在黃梅會中秀

師可最先得之也、曹溪慧能大師、元新州土民、家最貧
窶、樵採自給、抵黃梅春米稱廬行者、忍大師、一見默識
之、後傳衣法爲東土第六祖、若以身卑賤、有嫌佛道、廬
行者豈敢傳衣法乎、佛國白禪師有偈曰、七百高僧受裏時、三
更月下獨南歸、夏柴春米儂家事、此事觀
鉢會好手仁義道中、哭一場然則佛祖妙道、不可以聰明搏
覓參得也、且夫學道之要、不拘年齡老若、全依專修力、
如趙州和尚、六十初參、八十行脚、終爲禪門英傑、如鄭
十三娘、僅是式叉摩那、雖宿習所令然、精進發憤、早參
爲山、童年既稱久參、然則佛法利益、隨加修力與參明

師增見其威德也。是故從古教學久習人及世間文學士多參禪門發明心地也。教學久習者南岳慧思禪師三生住南岳逢達磨大師受異邦弘傳訣永嘉玄覺禪師久究天台奧義後參六祖大師被稱一宿覺世典舊才者韓退之唐代文宗曾上佛骨表屢排佛法後見大顛知從前非張商英宋朝名士初欲著無佛論蒙賢婦一搗遂參兜率悅公頓解疑團皆是古今英傑曠世大才若不達磨六祖大顛兜率諸大賢聖不可接斯人也。故知佛道妙在聰明博解之外也。○此章引大佛頂首楞嚴經示一生參學大事人多見寶慶記中楞嚴圓覺

文相起盡問答誤爲僞經說殊不知彼則一時遺執說此是一生參學之大事也後人不察或引朱熹排佛妄說證之強以楞嚴經爲房融巧說所謂助桀爲逆者。百來教禪諸師註楞嚴者不下數十家凡註疏盛無過于此經天台智者大師當此經未來遙禮拜之未曾聞僞經說漸至宋末清信士女愛玩楞嚴語味或有爲禪門依經故天童淨祖以先代祖師未曾見經破一時執情歟若先代祖師不一總看經則淨祖四代祖真歇清了和尚既製楞嚴回向疏洞家兒孫的的相承淨祖豈違背祖訓容易發此語乎又淨祖天童上堂日學楞嚴經

中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銷損語、爲鈞語、我祖
大清規、典座教訓章、舉於一毫端、現法王刹、坐微塵裡、
轉大法輪語、示學者師資同一敬也、此集中凡用楞嚴
經語、二處、又眼藏中安居卷、引圓覺經爲證、且一代選
述書中、用二經語不一而足、然則我祖豈引僞經說示
學者哉、具眼者幸察之、或言我祖曰、雖外道說擇好語
用之、嗚乎是但知其藥語、未知其病語、古人曰、五無間
業須懺悔、謗法罪障甚不輕、可不懼哉

但參問宗師之時、聞師說而勿回己見、若回己見者、不得
師法也、參師問法之時、淨身心靜眼耳、唯聽受師法、更不

交餘念、身心如一、而如水瀉器、若能如是、方得師法也、今
愚魯之輩、或記文籍、或蘊先聞、以同師說、此時唯有己見
古語、師言未契矣、或一類己見爲先、而披經卷、記持一兩
語、以爲佛法、後參明師宗匠、聞法之時、若回己見者、爲是
若不合舊意者、爲非、不知捨邪之法、豈登歸正之道乎、縱
塵沙劫、尙爲迷者、尤可哀不悲之乎、

是正示參禪法、辨曰、學者病在固執自己見解、己見者
人我、法我之二見、能障正見、先破人我見、謂欲挾自己
見解、同師之正見、則徒存自己舊見、師之正法、無可受
之地、若欲得正見、掃絕人我見、而聽受師法、如一器水、

移于一器而後可得師法也。次破法我見曰：或記文籍，或蓋先聞，以同師說，是從前法見，不能全放下。正師言教，不的當自心，如是輩，雖參百千善知識，唯存己見古語，無分毫所得矣。或一類以下文，舉誤解聖教之過失。夫佛所說經典，雖四句偈等片言隻字，皆是出離要門，然而徒以言句為佛法，固執為是，則亦是一種法我見。故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文既信己見，不信師說，則縱逢明師，是己非他，却增邪見。所謂情識血氣，偶受難受人身，遭難遭佛法，而不能捨邪歸正，萬劫千生甘為昏迷徒，嗚呼可不悲哉。

可哀不悲之乎者，悲歎之極矣。

參學可識佛道在思量分別卜度，觀想知覺，慧解之外也。若在此思量分別等之際，則生來常在此思量分別等之中，常翫此思量分別等也。然自謂雖如是，何故于今不覺佛道乎？須學道者固不可用思量分別等之事也。常帶其思量等，何能覺以。其今帶思量分別，吾身而自檢點，看其不覺佛道，於是明鑑也。然其思量分別等，所入之門，乃有正傳得法之宗匠，悉之非文字法師之所及耳。天福甲午清明日書。

是五結誠邪見，雖文易可知，更舉經文論之。大佛頂首楞嚴經卷一云：佛告阿難，汝今答我如來屈指為光明

拳一曜二汝心目汝目可見以何爲心當我拳一曜二阿難言如
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
爲心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瞿然避座起立白佛
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
汝眞性由汝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爲子失汝元常故受
輪轉又第二卷云佛告阿難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
亦緣不得法性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
月若復觀指以爲月體此人豈惟亡失月輪亦亡其指
文句釋曰意謂緣影之心的不能聽法而汝等尚妄
以爲能聽法邪既妄計緣心能聽法則并我所說之法

亦爲塵緣而非得法性如人觀指終不得月矣又圓覺
經金剛藏章云善男子一切世界始終生滅前後有無
聚散起止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捨皆是輪迴未
出輪迴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
是處文此章自始至終取楞嚴圓覺二經之意一摸脫
出如合符節難而如是若依文生解則所謂披經卷記
得一兩語之類也於正法遠之遠矣故以有得法之宗
匠悉之非文字法師所及結之也文字法師者非獨指
教學者流人言以文字爲佛法不解觀心音聞成過誤
徒也是所參學可最識也

○第七條

修行佛法欣求出離人須參禪事

是示三界出離法可以參禪爲捷徑也三界者欲色無色界也不出離三界非出家本志然則出離法一生大事也若但出離三界者僅出分段生死今所示超同居方便寶報三土出分段變身二種生死證娑婆即寂光真土其要法無如參禪者蓋佛祖正傳之祕訣也文有三節初示佛祖正傳法二破訛傳教網三明學道故實右佛法勝于諸道所以拔群正人必求之如來在世全無二教全無二師大師釋尊唯以無上菩提誘引衆生而已迦

棄傳正法眼藏以來西天二十八代唐土六代乃至五家諸祖嫡嫡相承更無斷絕然則梁普通年中以後始自僧徒及于王臣拔群者無不歸矣誠夫所以可愛勝者可愛勝也不可如葉公愛龍歟

是初示正傳佛法辨曰佛法勝于諸道者諸道西天九十五種外道神丹九家者流學各執一技一能一巧一術等誰不各自謂我道真矣然而彼外道性計究非非想定八萬大劫後不免窮空輪轉又稱治國平天下者不過百年活計縱令究神極化總在三界輪迴數中獨佛法出世間道則向凡夫現前色心諸法點示覺體滅

除諸生死因圓滿菩提不生滅性所以迴超于諸道也而就佛法中禪門則如來直指法門佛祖的傳密旨最上妙法也是故拔群正眼人必依參禪要出離也惟釋迦牟尼世尊示現降生爲一切衆生示一佛乘爲娑婆三千大千世界教主全無二教亦無二師雖有頓漸種種法門皆歸無上菩提中開權施曲誘引衆生而已故於涅槃會上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屬摩訶迦葉迦葉初傳燈自爾西天二十八代唐土六世燈燈相傳至六祖慧能大師大師二神足一云青原一云南岳青原五傳得洞山悟本禪師同七傳得

雲門文偃禪同九傳得清涼文益禪師是爲法眼南岳四傳得爲山靈祐禪師同五傳得臨濟義玄禪師是稱五家宗祖矣元是一枝正法眼五家各立宗名乃兒孫管封而佛佛祖祖嫡嫡相承不曾隔一絲毫也梁武帝普通年中初祖西來已後神丹國中始知正傳佛法如僧神光如唐太宗宣宗如裴休白居易則僧徒王臣之尤者也然皆無不歸于宗門故學其勝法者可學勝中最勝者也不可如葉公愛龍者出申子葉公好畫龍偶真龍來窺窓葉公恐怖避之矣蓋假此語以誠好名喪實徒夫文字佛法如畫龍正傳佛法如真龍其死活相去如

雖
然
二
字
倒
置

何、故云勿參死句、須參活句、

神丹以東諸國、文字教網布海徧山、雖徧于山、無雲心、雖
布于海、枯波心、愚者嗜之、譬如撮魚目以熟珠、迷者翫之、
如藏燕石以崇玉、多墮魔坑、屢損自身、可哀邊鄙之境、邪
風易扇、正法難通、**雖然**神丹一國已歸佛正法、我朝高麗
等佛正法未弘通、何爲何爲、雖然高麗國猶問正法之名、我
朝未嘗得聞、其故何乎前來入唐諸師、皆滯教網故也、雖傳佛
書、如忘佛法、其益是何、其功終空、是乃所以不知學道之
故實也、可哀、徒勞過一生之人身、

是二破、訛傳教網、文易可知、論曰、此一節全誠滯教相

網目、不解佛出世大綱者、非專斥佛聖教也、燕石魚目
譬就其執心者破之、非以教經爲燕石魚目也、禪門學
者見這般語、欲一總呵教勸離、殊不知避溺又投火、不
見天童淨祖曰、不可以經教爲怨家、若以從來之教經
爲非者、可用圓衣方器也、又曰聖默聖說皆是佛事、由
是觀之、如來一代經教、龍宮海藏、微塵數經卷、盡是一
切衆生、出生死大海之磁針也、磁針所以辨南北之具、
而非以磁針爲彼岸也、故宗門別開一條活路、說乾屎
糞麻三斤等妙二覺、亦不取也、故如前來入唐諸師、在
我祖眼中、泰山一毫、巨海一滴也、切忌隨語生解、

夫學佛法初入門時、聞知識教修行、此時有可知事、所謂法轉我、我轉法也、我能轉法之時、我強法弱也、法還轉我之時、法強我弱也、佛法從來有此兩節、非正嫡者未曾知之、非衲僧者名尙罕聞、若不知此故實者、學道未辨其要、正邪奚爲分別焉、今時參禪學道人、幸自傳授此故實、所以不誤也、餘宗門無之矣、故欣求佛道之人、非參禪不可了知真道焉、

是三明學道故實、此一節古人以我法二執對辨之、恐非本章正意、今辨曰、學佛法者、須具擇法眼、苟不可被轉他言句也、我能轉法、則賓主得處、自有自由分也、趙

州所謂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也、法轉我、我轉法者、轉用六祖大師示法達之語、謂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究盡能如是法華轉法華、我祖一代說法、不出法華轉法華五字、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高祖拈云、趙州恁麼爲人、固是親切、山僧不然、有問狗子佛性有無、向他道、有無俱是謔、更問如何、和聲便棒、是法華轉法華也、又山居偈云、西來祖道我傳東、釣月耕雲慕古風、是法華轉法華也、又陀羅尼卷云、縱百草頭禮拜自成他成、諸佛祖是釋迦牟尼佛成道也、是法華轉法華也、須知一代說法、靈山一會儼然未

散正嫡者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嫡嫡相承到曹溪大師發其蘊奧云法華轉法華正嫡相承至天童如淨禪師單傳其正法者我高祖承陽古佛也已傳受此故實故欣求佛法者可依參禪了知真正佛道也

○第八條

禪僧行履事

是示禪僧日用行作乃自家本分草料也稟僧者坐禪辨道正修學之人也行履者日用所行履歷也禪僧之所期在于發明大事也其所期大故若誤一步則其過亦大也故須定其行履也三祖大師信心銘曰羣釐有

差天地懸隔昔陳操尚書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尚書曰不是官人曰焉知不是尚書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尚書驚喚上座僧皆舉首尚書謂諸官曰不信道如是則非禪僧行履所謂眼看西北心在東南普門國師在龍山離宮與眾僧坐禪偶龜山上皇臨幸慰問無一僧側視者上皇歎曰嗚呼真禪僧也是云之禪僧行履也參學人不可不知文有三節初標正法體二出得道由三正示行履右佛祖以來直指單傳西乾四七東地六世其所不添一絲毫莫破一微塵許衣及曹溪不復法已周沙界于時如

來正法眼藏、盛于巨唐、其法之爲體、摸索不得、求覓不得、見處忘知、得處超心、

是初標正法體、辨曰、正法眼藏優曇華卷云、靈山百萬衆前、世尊拈優曇華、于時摩訶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附屬摩訶迦葉、文我祖拈曰、七佛諸佛同拈華來、乃至腰雪斷臂禮拜得髓華自開、石碓米白、夜半傳衣華已拈、是則不添絲毫、莫破一塵、衣及曹溪、法周沙界者、達磨大師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汝等盍各言所得、道副等各述所解、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顯慧可而告之曰、昔

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至我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蓋達磨信衣、二祖傳之、展轉相傳、至曹溪六祖慧能大師、殆當二百之數、果如達磨懸記、唐土禪法之隆盛、無過于此時也、矣、其法之爲體乎、非語言文字可顯、非思量卜度可得、故云摸索不得、求覓不得、所謂求心不可得也、見處忘知、得處超心者、則佛祖傳心要訣、如人飲水、冷暖得自知、故云七佛諸佛同拈華來、○拈華微笑話、禪門孩提童解能言、會元傳燈照揭如日月、論宗學者、以出于付

法藏經、彼付法藏經真偽未決、故疑拈華事也、是以拈華作實拈華也、如來正法眼藏、豈窺其邊際矣、橘洲寶曇撰大光明藏、獨不載拈華一事、意謂不知者、誤認鶯啼爲鴉鳴、又曰飲光殆是魯國儒生也、此是橘洲手裡拈華也、我祖曰、七佛諸佛同拈華來、又曰拈華者華拈華、又曰拈華在世尊成道已前、在世尊成道同時、在世尊成道已後、依是華成道也、此是高祖手裡不可思議拈華也、要知拈華真面目、參得華拈華話、失面目於黃梅、斷臂腕於少室、得髓翻心、兮買風流、設拜退步、兮墮便宜、然而於心於身、無住無著、不留不滯、

是二出得悟由、辨曰、失面目、斷臂腕、宗門言之換骨、若不知換骨法、縱令持微塵佛經卷、學三世佛威儀、未免凡身、且如釋迦牟尼世尊、爲一大事因緣、示現降生、以正慧投摩耶胎內、八相成道、非生現生、非滅現滅、然則除化身、雖應生願生、一切聖賢原其得道正因、同稟父母遺體、與一切衆生全無異矣、發心出家、正真修道、發自然智、斷曠劫無明、心身脫落、打成一片時、脫却娘生面目、發得本有清淨法身、是乃失面目、斷臂腕也、故如獅子尊者、二祖大師、斷頭斷臂、恰似振利刀、截清風也、得髓翻心者、二祖之事跡也、與三世諸佛同體無二、永

斷根本無明也、買風流者、遊戲神通、脫洒自在也、設拜退步者、六祖之事跡也、與諸佛授記了畢、此時已既傳六代表也、墜便宜者、入碓房、服勞杵白之間、乃諸佛自受用三昧、進退有自由之分也、此一節雖舉兩祖得法由、全示三世諸佛同一揆也、黃梅者、五祖弘忍大師行道地也、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着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房矣、後傳衣法爲第六祖、須信慧能大師初詣黃梅、一見

忍大師、忽換却娘生面目、與從上佛祖把手而行也、夜半傳衣既是第二義、畢竟屬化門矣、少室者、達磨大師禪坐地、魏孝明帝正光元年、達磨大師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群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尙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豎立不動、遲

明積雪過膝，祖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斷左臂，置於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躬，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求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始二祖依龍門香山寶靜禪師出家受具後，浮遊講肆，學大小乘義。年三

十三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寂默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二祖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祖遂以見神事白于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峰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祖受教造于少林，其得法事跡如前述矣。後得三祖付衣法，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厮役。年一百七歲，授首怨家，是乃買風流也。天祖大士得法後，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而後風幡問答，寶林

說法是乃墮便宜也、然而於心於身無住無着不留不滯者、二大師遊戲三昧、其風流便宜、可想可欽、

趙州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於無字上、擬量得麼、擁滯得麼、全無巴鼻、請試撒手、且撒手看、身心如何、行李如何、生死如何、佛法如何、世法如何、山河大地人畜家屋畢竟如何、看來看去、自然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此不生時、不是頑然、無人證之、迷之惟多、參學人且半途始得、全途莫辭、祈禱祈禱、

是三正示行履、辨曰、趙州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是等說話、宗門謂之公案、譬公廳決功罪案牘、傳

燈錄載祖師機緣一千七百則、後來謂之一千七百則公案、爾來五燈所載、及諸師別錄、不知其幾許、古人一機一境、接學者機用也、若學古則驗學者、則如明鏡當臺、妍媸立辨、不容他湊泊、故謂之奪命符、雖然趙州已前無無字話、達磨已前無無功德話、臨濟曰、識取綱宗、本無實法、或曰這箇是難透話、透得那箇了、而須透得這箇、殊不知佛法本無二般、公案畢竟甄別邪正、明鑑也、未透脫生死、縱拈提幾許公案、枉弄精魂、故云一處透得、千處萬處一時透得、是乃出塵羅漢、不見兜率悅禪師、問張無盡居士、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無盡曰有、

悅曰疑何等語、無盡曰疑、德山托鉢話、悅曰既於是、有疑、其餘安得無耶、人多謂德山托鉢話最難透、故無盡疑之、且得沒交涉、試看兜率臂頭雙奪曰、其餘安得無耶、今如趙州狗子話、三世諸佛拈提不起、狸奴白狐自在神通、故五祖演和尚有頌曰、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焰、更擬問如何、分身爲兩段、假設以公案爲佛法階級、則三世諸佛之冤、歷代祖師之罪人也、與修多羅標指意、良異矣也、此一節雖舉狗子話、非令必參得此話、暫出其顯著者、示拈提意也、故云於無字上擬量得、乃至全無巴鼻、請試撒手以下、全示禪僧行履、撒手看者、從前

學得參得、坐禪觀法、見聞覺知、聰明靈利、和自己身心、悉皆拋下看、何物自己行履、何物自己生死、何物自己佛法、乃至何物自己人畜家屋、畢竟了無所得、如是看來、看去、法界一相、一相無相、動亦不生、靜亦不生、此生時、不是頑然如虛空相、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觀音所證圓通也、諸人無證之者、證箇不是頑然之不生、則諸佛若見所證境界、又是依然凡夫迷境、情識妄想也、是故參學一生大事、終身修行、天童淨祖曰、我三十年與時工夫辨道、未曾生退、今年六十五、至老彌堅、故云半途始得、全途莫辭、顏魯公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

言晚節末路難也、此言得之、

○第九條

可向道修行事

是示可向真正佛道修行也、不然多劫修行却成魔業、
文有三節、初辨正道、二誠邪解、三示入理、

右學道丈夫、須知向道之正不正也、夫釋雄調御、坐菩提
樹下、得見明星、忽然頓悟、無上乘道、其所悟道、非聲聞緣
覺等之所能及、佛能自悟、佛傳于佛、于今不斷絕、其得悟
者、豈非佛耶、所謂向道者、須了佛道之涯際、須明佛道之
樣子也、而然佛道人人脚跟下事也、被道礙兮、當處明了、被

悟礙兮、當人圓成矣、因是縱雖舉十分之會、猶落一半之
悟歟、是則向道之風流也、

是初辨正道、論曰、古人云、出家大丈夫事也、世間丈夫、
以忠孝志、立廟堂、致君於堯舜、或撥亂反正、救民於塗
炭、纔是雖百年活計、豈可容易乎、况出世間丈夫、大心
衆生也、上求佛道、下化衆生、挽回空劫已前一片無陰
陽地、大三世請佛家世、弘通正法、窮盡法界、是謂之向
道丈夫也、已既負茲重擔、則向道正邪、豈可不擇乎、原
夫佛道根由、雖過去遠遠、現在漫漫、未來永永、本是一
真法界、所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毫端、十世古今、始終

不移當念三世諸佛同證妙法一切眾生同具妙法今佛世尊既開妙法未有天地已來不生不滅不增不減是不可得之妙法也釋雄調御者如來言調御丈夫又言大雄氏故稱釋尊立此名也寂光真土號曰毘盧舍那堪忍閻浮號曰釋迦牟尼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暫應五濁機脫舍那珍服着粗弊垢膩衣是應身如來也然論其本地曠遠乃經云一切世間天人及阿脩羅皆謂今釋迦牟尼佛出釋氏宮去伽耶城不遠坐道場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善男子我成佛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故云其所悟道非聲

聞緣覺等之所能及今云坐菩提樹下得見明星者示一化垂跡忽然頓悟無上乘道示本地曠遠非偏指三十四心斷結成道也得見明星者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自家本分之事非天上星非雪山星自己脚跟下明星也經云奇哉一切眾生具如來智慧德相唯以妄想執着不能見如來既徹見明星一切眾生有眼者誰不見乎凡夫肉眼唯見天上星佛五眼能見盡法界星故經云我教以聖道使得自然智無師智現前以是第一迦葉初傳燈燈燈無盡先佛傳後佛也蓋世尊一見明星盡未來際不增不減是乃毘盧舍那遍一切處法身之

光明遍照也、證此光明者、言之諸佛、被此光明者、言之佛子也、佛子者、從佛口生、從法化生、苟欲續佛慧命者、心契佛心、行契佛行、凡佛道涯際佛道樣子、不可悉皆不明了也、然而佛道非佛界事、非眾生界事、非自己心性事、心佛眾生是三無差別、是一箇大光明藏三昧也、然則行人如何按配乎、須知十二時中荷擔此道、爲一箇重任、爲斯佛道礙了自心、窮來窮去、技盡力究、忽然有一見明星時節、是乃被道礙富處明了也、被悟礙分當人圓成者、指能得能行人也、被道礙句指所得所行也、也能所互顯而融混能所也、此二句學道用心一喫緊

要關、參得此兩句、一生參學事了畢、因是以下文以道無際限、直躐佛地爲期也、故云雖有十分解了、纔是一半悟解、所謂本地弟子彌勒菩薩不能知也、與前章半途初得、全途莫辭、大同小異、彼約修習誠行者、此約證悟示理性、是爲小異、修證不二終始一致、是爲大同、向道之風流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箇風流、唯聖乃知矣

而今學道之人、未辨道之通塞、強好見驗之有、不錯者、誰無一人、捨父逃逝、奔寶路跡、雖長者一子、久作客作之賤人、良有以夫、

是二誠邪解，辨曰：道之通塞者，三世諸佛道言之通，經云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所謂煩惱即菩提，菩提通達無復煩惱，生死即涅槃，涅槃寂滅無復生死，外道邪定，二乘枯寂，言之塞，一總不能出生死，故通須護，塞須破，今學者未辨道通塞，強求見性實驗，豈不錯乎，故引法華經信解品及五百弟子品意，誠心外求佛者也。夫學道者，求被道礙也，被道礙者，亡悟跡也，修行佛道者，先須信佛道，佛道者，須信自己，本在道中，不迷惑，不妄想，不顛倒，無增減，無誤謬也，生如是信，明如是道，依而行之，乃學道之本基也，爲其風規，坐斷意根，今令不向知解之

路，是乃誘引初心第一之方便也，其後脫落身心，放下于迷悟，第二樣子也，大凡信自己在佛道之人，最難得也，若正信在道，自然了大道之通塞，知迷悟之職由也，人試坐斷意根，十之八九，忽然得見道。

是三示入理門，辨曰：求被道礙者，以此道爲終身重任，所謂信自心有真如法，日用四威儀中，不迷惑妄想顛倒，無增減誤謬，始終一心，則必與佛道相應，立學道之基本，是真正發菩提心也，其要安住正定，能攝意根，不向知見解會之路，是初心著手方便也，而後身心脫落脫落身心，所謂當處明了，當人圓成也，到此放下迷悟。

歸無所得、此是悟後受用三昧也、故云第二樣子也、所
悲今時學道者、不信自己佛性、甘作客作賤人、是皆自
暴自棄之徒也、若能立正信、任自己佛性、則無邊寶藏
不求自至、而大道通塞迷悟職由、如視掌菓、可了了分
明矣、人試坐斷意根者、婆心切切勸學者、如是修、如是
行、無不了大道之理、是乃證轉法輪也、可不信乎、趙州
古佛云、汝但窮理坐看、二三十年、不會、截取老僧頭去、
是同意也

第十條

直下承當事

是明師資會遇、說聽窮竟、洞上、言之正偏回互、臨濟下、
言之三玄三要、大滄山頭、言之劍刃上事、雲門大師、示一
字關、法眼門中、言之啐啄同時機、五家雖異、其唱、皆是
言外明宗也、世尊拈華、迦葉破顏微笑、是直下承當、達
磨徵所得、二祖三拜依位立、是直下承當、五祖訶無佛
性、六祖設拜就碓房、是直下承當、洞山呼膺庵主、主應
諾、是直下承當、乃至俱胝截指、烏窠拈布毛、皆是直下
承當也、非坐斷虛空、身心脫落、修德功成、性德現前、無
由于直下承當、是全非偶然、古人云、不是一回寒徹骨、
爭得梅花撲鼻香、少室立雪、碓房腰石、不可不知矣、故

直下承當究竟極談也、文有二節、初出承當由二正示承當、

右決擇身心、自有兩般、參師聞法、與功夫坐禪矣、聞法者、遊化于心識、坐禪者、左右于行證、是以入於佛道、尚不可捨一而承當、

是初出承當由辨曰、要決擇身心、於佛道無疑、須知有兩般事、一曰參師聞法者、則前章用有所得心、不可修佛法事、可求正師事、參禪可知事、修行佛法、欣求出離人、須參禪事、箇四章則信解之境諦也、二曰工夫坐禪者、則前章禪僧行履事、可向道修行事、箇二章行證之

觀智也、又所謂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也、參師聞法、聞慧功夫、思慧、坐禪、修慧、合爲兩般、開則三慧、不外信解行證也、聞法時、雖遊化于心識、到坐禪、則無用知解、安住不動入三摩地、是故入佛道者、於此兩般、欠一不可承當、承當者、決擇身心、一超直入如來地也、豈可容易乎、全依參師聞法、工夫坐禪之力也、

夫人皆有身心、作必有強弱、勇猛與昧劣也、動也容、以此身心直證於佛、是承當也、所謂不迴轉從來身心、但隨他證去、名直下也、名承當也、唯隨他去、所以非舊見也、唯承當去、所以非新巢也、

是二正示承當辨曰、人誰無身心乎、既有身心、必有佛性、雖根有利鈍、一性不改、隨作用強弱、有悟遲速而已、若勇猛、則爲豪強、若味劣、則爲怯弱、起信論云、或爲怯弱衆生、故示大精進、超無量劫、速成正覺、或爲懈怠衆生、故經於無量阿僧祇劫、久修苦行、方始成佛、是故學道者、左右行證、十二時中、窮來窮去、於動作容止中、打成一片、師資會遇、動靜一如、卽此身心、證得佛身、無一點疑着矣、故云不迴轉從來身心、但隨他證去也、雖直證佛身、依舊眼橫鼻直、父母所生身也、雖父母所生身、與三世諸佛、不隔一絲毫、經云反觀父母所生身、猶彼

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如亡、故重重說破曰、名直下也、名承當也、唯隨他去者、脫體現成、非復從前凡夫、所謂精金出鑪、不復爲鑛、故云非舊見也、是此承當發得本有明珠、不從外得、所以非新巢也、新巢者、引古詩燕語定新巢、句、證歸家穩坐境也、

明治十六年三月一日出版御届

著述人
狩野逸郎

大坂府下攝津國東成郡野堂町
百八十九番地平民

出版發起人
金澤泰山

東京府下駒込蓬萊町六十八番地
高林寺住職

〔定價金二十二錢〕

